



case 剥离城阿德拉

[日] 三田诚 / 著

[日] 坂本峰地 / 绘

何炆 / 译

君主·埃尔梅罗二世事件簿

君主·埃尔梅罗二世事件簿

case. 剥离城阿德拉

[日] 三田诚 / 著

[日] 坂本峰地 / 绘
何场 / 译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Lord El-Melloi
II
Case Fil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主·埃尔梅罗二世事件簿. 1. case.剥离城阿德拉/
(日)三田诚著; (日)坂本峰地绘; 何炆译.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340-6789-1

I. ①君… II. ①三… ②坂… ③何… III. ①长篇小
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5506号

作 者: [日]三田诚

翻 译: 何 炆

责任编辑: 褚潮歌

特约编辑: 张泽阳

责任校对: 余雅汝

责任印制: 陈柏荣

原著名: ロード・エルメロイⅡ世の事件簿1 「case.剥離城アドラ」, 著者: 三田誠, 绘者: 坂本みねち, 日版设计:
WINFANWORKS

LORD EL-MELLOII II CASE FILES Volume 1

©TYPE-MOO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4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策划并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1-2018-15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君主·埃尔梅罗二世事件簿1 case.剥离城阿德拉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网 址: <http://mss.zjcb.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 版: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印 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8.937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40-6789-1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3-07C

电话: (020) 38031051 传真: (020) 38057562

官方网址: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目录 Contents

序章	1
第一章	7
第二章	57
第三章	115
第四章	155
第五章	213
终章	261
解说	270
后记	273



◆ 序章 ◆





“你的师父是最糟糕的魔术师。”

露维娅泽莉塔·爱德菲尔特满脸不耐烦，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觉得她的评价相当中肯，以至于心中生不起半点反驳的念头。再说，即便有心反驳，我也不敢说出口。毕竟她的声音中透着令人却步的敌意，比敌意还要可怕的魔力更是在她手上顺着某种纹路奔流循环，发出狰狞的咆哮。

啊，我当然也清楚——那是被称为魔术刻印的纹路。

师父告诉过我，魔术刻印是魔术师特有的东西，类似于人工脏器。

像她身上那种历经古老魔术师家族代代传承的魔术刻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堪称最珍贵的家传之宝，同时也是最大的诅咒，更是只能一脉单传的固定化的神秘。

更进一步来说，少女擅长的魔术是阴炁弹。阴炁弹本是一种让手指所指之人患病的轻度诅咒，但少女通过魔术刻印发动时，阴炁弹则会升华到极致，成为足以使人心脏停跳，命丧当场的“终结一击”。她只需指头微动，即可轻而易举地杀死毫无抵抗能力的我。不过，说来也奇怪，我一点也不害怕。

“你的师父简直是个混蛋。”少女再次强调说。

她说得很对，我甚至想高举双手，表示完全赞同。然而，哪怕自己现在这么做，眼前的美丽少女也绝不会善罢甘休。虽然只经过了短时间的接触，但是我已经明白，她现在只是表面平静，内心却是怒火中烧。

“我不否认。”我想尽可能地搪塞过去。

“那你又为什么一直默默地跟随着他？”少女步步紧逼地问道。

我感觉这次若再随口搪塞，阴炁弹就真的要打过来了。以少女的魔力，哪怕是砖头之类的实质物体，也能轻易贯穿吧。

“师父他……”

刚一开口，某段记忆就突然涌上心头。我将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地道出，也不管这能否算得上回答。

“以前，师父曾和一只猫发生过矛盾。”

“猫？你这是打算替他说好话吗？”

“也许吧。有只野猫在人行道上安家，还经常恶作剧，路人都很讨厌它。有次它咬坏了师父喜欢的一双皮靴，师父气得七窍生烟，还跑去查阅了报复用的魔术。后来那只野猫却在某天被卡车还是别的什么车给撞了。”

事发估计在深夜，人们发现它时已是早上。

“野猫的半边脸都被撞烂了，前腿和后腿也各断了一条。它本来就长得不算好看，被撞后看起来就像是一团血肉模糊的肉块，行人见了都绕着走。师父把能想到的话都骂了出来，说什么‘这蠢猫居然会在这种地方被撞，野猫就该有野猫的样，至少死的时候别给人添麻烦啊’之类的，周围的人听到都直皱眉头。”

“啊？这算什么？”少女的语气中混杂着愠怒。

我尚未习惯伦敦的生活，不知道行人的这种反应算不算正常。师父会丢人现眼倒是早在意料之中，至于会丢人到什么程



度我就完全猜不到了。

“可随后师父却捡起那只猫，并一直抱在怀中。他拿了些止痛草药让猫含着，回到书房后大概还继续抱了半天左右。平时师父很注重衣服整洁，哪怕衣服上溅到一点汤汁都会不高兴，但那时他却不顾血污，等到那猫彻底断气，才把它埋到土里。事后师父双手沾满泥污，也没像平时那样点上雪茄，只是看似无聊地一直盯着猫的墓。”

“果然不是什么好话。”少女撅起小嘴，喃喃自语道。

我虽听到了，却没多嘴。其实，连我也不觉得这算什么好话。在常年与死亡打交道的我看来，师父的行为未免过于多愁善感了。行走在地上，和沉眠于地下并无太大区别。要说有不同，也就唯有那些本该长眠却仍在活动的东西。

没错，当时我对师父直言，自己听不懂。

“师父回答说不懂也没关系。”

“不懂也没关系？”

“嗯。”我轻轻颌首，“他说——这是迷茫的表现。若想在魔术道路上有所作为，可没时间去纠结这些问题。估计不论哪个学生来问，我都会这么回答。如果我是个优秀的魔术师，这种程度的伤肯定能轻松治好。缺乏足够的力量，总是派不上用场，说的就是我这种人。”

这番话听起来像是心灰意冷，却又不同。说是认命吧，却也有点不一样。

我不知道师父的人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介乎灰心与认命之间的某种东西，无疑正是师父人格的核心，但我却无法看透

那到底是什么。

就魔术师来说，这种性格也许真的很糟糕。就超常之人而言，这种性格或许真的很不像话。

“其实，通过拯救别人获得的满足感，不过是大脑的误判。哪怕救了别人，也不等于自己会获得救赎。即使你认为自己救了对方，对方也不一定会觉得自己得救了。误判、错觉、分歧、曲解只会一味地闹笑话，循环往复，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

当时师父断言说——那就是误判，就连自我满足都算不上，这是人的缺陷。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生活在充满误判的世界之中。”

眼前的少女挑了下眉头。

我的身影倒映在她那如宝石般淡紫色的双眸上，她那美丽的身影想必也正倒映在我的双眸上吧。

但是这倒影肯定不同于我们通过镜子认识到的自身。既然大脑不存在完全一致的规格，那么就算输入信息的相同，输出的认识也会不一致。即便看到同样的事物、同样的颜色，听到同样的话，也不一定会产生同样的感受。

世间万物皆是如此。不局限于魔术，不仅限于超常之人（怪物）。哪怕在常识（理所当然）的世界，这也是众所周知的道理。

世界就是由误解、误判、分歧与曲解串联而成的。

“误判就是我们。误解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所触及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只是事实，而非唯一的真实。再睿智的贤者耗费再多的岁月，也不可能找到唯一的真实。不对，说不定魔术师其实就是一群一直在拒绝承认这点的生物。”



君主·埃尔梅罗二世 事件簿

当时师父自嘲似的勾起了嘴角。

在这时，师父也许终于察觉到，魔术师所追求的目标“根源漩涡”，与这番话正好背道而驰。

同时……复述师父的话至此，我也总算明白自己为何会想起师父的这番话。

“女士，请铭记，若忘却这点，而盲目追求真实——这才是真正的糟糕。”

我不知道师父的说法是否正确。我无从判断，因为我和师父的距离太过接近，而无论是日常还是魔术师都与我相去甚远。

只是，那座城堡肯定也是如此。误判与误解，分歧与曲解——这种可笑的重复把我们与那座城堡维系在一起。

从很久以前起，我们就想当然地把自己限定在单一的形式内，就像在勉强自己去配合不存在的“衣服”，所有人都被迫活得如同那个荒唐的寓言一般。

因此，我才觉得至少得把这一切记述下来。就像住在伦敦贝克街的侦探的事件簿那样。

我既非医生，也非小说家，不保证能写好。即便如此，这也算是我对那座城堡中所发生过的事情的唯一抵抗。

◆ 第一章 ◆





1

秋日清晨，师父一大早地把我喊了过去。

我来伦敦已有差不多两个月，但还是第一次接到师父传唤。我略感惊讶过后，跟宿舍管理员克里希那打了声招呼，准备离开宿舍。爱照顾人的克里希那说要陪我一起去，但我不好意思劳烦他，于是婉拒了。

我一走出院落，就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眼前的石板路上人潮涌动——街上传来油腻的烤鱼和炸薯片的香味，伦敦特色的双层巴士不时喷出阵阵尾气。穿着风衣的绅士和揽着围巾或披着披肩的淑女往来不断，孩子们吵闹着走上巴士……

人太多了——伦敦人口约有八百万，但我根本无法理解百人以上的人数是什么概念。超乎想象的数字只会让我感到沉重……非要说的话，就是感觉很像墓地。在我心中唯有那自遥远过去堆积下来的尸山骨海的分量，才能勉强与这座城市相比。

不对——我转念一想。

这座城市本身，难道不正如同墓园一样吗？并不是说这座城市会让人联想到死亡。众多人们踏入林立的茶色、灰色建筑中，献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这场景有如地球末日。我不由得想，根据神学所整理的地狱和炼狱资料，古老的冥府世界想必就是这幅光景吧。

当然，这不过是乡下人的感慨罢了。

在人稍多一点的地方，这样的场景肯定再正常不过。道理我都懂，但还是免不了伤感，十多年的乡间生活束缚了我的思维。由于肉体与精神是不可分割的，所以直到现在，我只要一闲下来，就仍会坐立不安，挂念起鸡舍的鸡和教堂的打扫工作。若非师父到访，我恐怕会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一辈子。至于那样的生活是否幸福就另当别论了。

在陷入沉思的同时，我的脚步也没停下。

我眺望着泰晤士河，踏上伦敦桥。经由伊丽莎白二世建造的现代伦敦桥走到南岸，街道的氛围顿时摇身一变。这里几乎看不到观光客的身影，四周各色人种混杂，充斥着平民区的气息——这只是说得好听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治安不佳。在过去，诸如销赃圣地——比门士街市（Bermondsey Market）的趣闻可是家喻户晓。不过，那也只是一时的风貌。

我从由肮脏的砖头堆砌成的高架桥下，走进德鲁伊大街，中途转入某条岔道。一进入岔道，四周就突然没了行人的踪影。

师父说过，这是结界。然而，这结界并不像宿舍的结界那样，有超自然之力在背后运作。

按师父的话来讲，结界不需要魔术。他还说什么无需异能介入，也能自然地让人避而远之的地方才是最佳的结界。又说结界本是佛教用语，把人驱走的概念更应该归类到平常的脑科学方面，而非魔术。他的话既跳跃性强，又长篇大论，我根本就记不住。

其实应该要记住的，但很遗憾，我的脑瓜并不好使——在这两个月内我已对此深有体会。我靠着师父的推荐，才有幸进



入名为时钟塔的学院学习，但大部分的课程我都听不懂。这地方据说是魔术界首屈一指的学府，而我一看就是个只会坐在金山中发呆的傻瓜。

我很不服气，所以就再多说一句，师父的魔术水平实在是太烂了。他若正经地使用魔术，说不定会把工作搞得一团糟，不得已才选这么个地方安家——我不禁暗自揣测起来。

刚想到这儿，一栋红褐色的房子便映入眼帘。今天师父居住的公寓依旧愁眉苦脸似的伫立在秋日的清晨之中。

*

在英国，多户住宅基本都称作公住房（flat）。

而我之所以称之为公寓（apartment），是因为受师父用词习惯影响。至于师父是在哪儿养成这种用词习惯的，就不得而知了。（注：无论是flat还是apartment，指的都是中文习惯说的“公寓”。只不过英国习惯叫flat，美国习惯叫apartment，而日本受美国影响，也习惯叫apartment。因为师父曾有过在日本居住的经历，所以习惯用apartment。）

不管怎样，师父居住的公寓还是一如既往的骇人——

层层缠绕的藤蔓与丛生的杂草还算是好的了。红褐色的砖墙与烟囱更是惨不忍睹，上面布满裂纹，每当有风吹过都会吹落细小的碎片。欧洲虽说老建筑众多，但这栋房子也算是其中的翘楚了，保守估计也应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想必就算说这栋房子曾经历过工业革命，也有人会信。我

不禁想，说不定用手指轻轻一戳，整栋房子就会连锁反应式地倒塌。

我战战兢兢地推开门，祈祷着自己不要成为房子倒塌的罪魁祸首。结果门一打开，就把我吓得浑身打了个哆嗦。

一声怒喝在还算宽敞的门厅内回荡，冲击着我的脸庞。

“开什么玩笑！”

声音响彻门厅。门厅是直通楼顶的中空设计，中央建有螺旋式的楼梯，一楼、二楼、三楼的各扇门后都是出租的房间。

楼里的居民应该都听到了刚才的怒喝，却没人做出反应。这房子想也不会有隔音措施，估计住户早就对此习以为常了。门厅旁是管理员的房间，从小窗户可以看到里面有位老太太，但老太太只是坐在摇椅上打盹。

“喵……”

趴在老太太膝上的猫咪轻轻叫唤一声，便再度闭上眼继续睡觉。虽然我也殷切地希望能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但是有师父的命令在，我就没办法打道回府，只好迈步走向二楼。

一踏上楼梯，说话声便越发清晰起来。

“你也知道那座城堡有多麻烦吧？而且还有遗言！为什么要插手这种案子？”不耐烦的声音明显带着刺。

我更不想去见师父了。一想到师父的牢骚，就恨不得立马转身逃之夭夭。然而——

“即便如此，这仍是我认真思考后得出的结论哦。”对方回答道。

那是一道年轻的女声。声音虽平静，但不可否认，那语气



听着就像是在戏弄对方，甚至还透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兴奋。倒不如说，她压根就没想过掩饰。

“既然认真思考过，为什么还会得出这种结论？”

“这当然是为了哥哥的心愿。”

“我的心愿？”

对方听到师父诧异的声音后，似乎露出了坏笑。如果没有房门，肯定能看到那仿佛在说“上钩了”的得意笑容。

“我只是假设啊。你说过无论如何都想去趟远东吧。如果能顺利解决这桩案子，不就能赶上吗？时钟塔应该已在为那场战争进行人员选拔了吧？留给你报名插手的时间可不多了。”

这记漂亮的反击看来奏效了，师父的回答变成了沉吟声。他把牙咬得咯咯作响，如诅咒般说道：

“你是恶魔吗？”

“我可是你最最可爱的义妹呀。”

我仿佛看到了说话人那张得意洋洋的脸。对方似乎点了下头，转而使出怀柔手段，放低声调轻声说：

“我说，哥哥啊。我自问算是挺关心你的了。”

“哪里关心了？”

“例如，你说不想住在我家，要特意搬到外面的公寓来住，我也答应了。再说，这里本就是埃尔梅罗家名下的公寓，你还特意交什么房租，浪费也要有个限度啊。”

“正好相反，我的房租可以直接用于偿还埃尔梅罗家的欠款，没有比这更高效率的还债方式了。”

对方听到师父不假思索的回答，不由得苦笑着说：

“唔，这想法很棒，但也只是徒劳吧？就像每月从沙漠带走一把沙子，也消灭不了沙漠一样。”

“这是心情问题。总之，我不打算依靠埃尔梅罗家的财产。”

“不打算依赖我们家的财产，却要还欠我们家的钱，你的想法还真是相当别扭。”

她是在故意打乱师父的阵脚，即使隔着一扇房门也能感受到她的愉悦。感觉就像是坏心眼的饲主，正满心欢喜地观察钟爱的猫咪气得汗毛倒竖瞪着自己的模样。我不得不承认，人类的上下关系并不由年龄差距来决定，而取决于某种与生俱来的特质。

果不其然，师父再度沉吟起来。过了半晌才开口说道：

“我有个条件。”

“哦？”

“这事暂且交由我去办……女士，你不能插手。”

坚定不移的语气表明了师父决不再让步的决心。

“这是底线吗？”

对方苦笑着嘀咕道。她好像也觉得自己有些欺人太甚，不便在此久留，于是一反刚才的态度说：

“明白，明白。那哥哥，之后的事就有劳你了。”

“哇……”

忍不住侧耳偷听的我顿时慌了手脚，想遮掩一下，至少也得从门前离开。其实我更想躲到角落里，但听动静屋里的人正径直走向房门，根本不给我时间。

几秒钟后，一头艳丽的金发便自门后出现。随即映入眼帘